

MARATHON MAN

霹雳钻

〔美〕

威廉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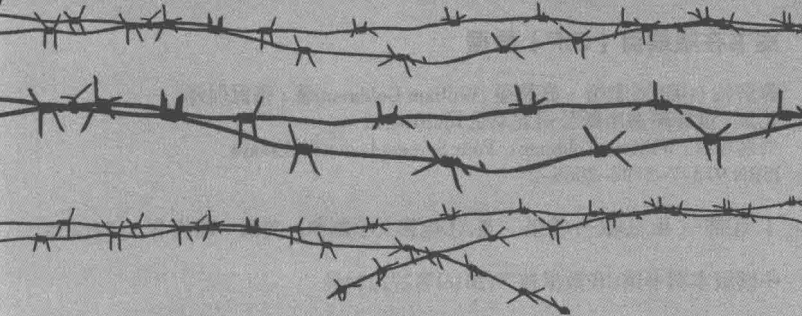
高德曼

著

张侃侃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霹雳钻

[美]

威廉姆·高德曼 著

张侃侃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霹雳钻 / (美) 威廉姆·高德曼 (William Goldman) 著; 张侃侃译.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12
书名原文: William Goldman: Four Screenplays with Essays
ISBN 978-7-5192-2066-2

I. ①霹… II. ①威… ②张… III. ①电影文学剧本—美国—现代 IV. ①I71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224号

WILLIAM GOLDMAN: FOUR SCREENPLAYS WITH ESSAYS
BY WILLIAM GOLDMAN

Copyright: ©

1. 2001 BY WILLIAM GOLDMAN

2. New Material Copyrighted 1995 by William Goldman

Marathon Man-- Copyright 1976 by Paramount Pictures. Based on the novel
copyright 1974 by William Goldm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 and of Dell Books,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ert Lecker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霹雳钻
PILIZUAN

著 者 [美]威廉姆·高德曼
译 者 张侃侃
策划编辑 霍雨佳
责任编辑 霍雨佳 陈俞蓓
装帧设计 田 儿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373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邮 箱 wpcbjst@vip.163.com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4-3595
国际书号 ISBN 978-7-5192-2066-2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霹雳钻

导 演 约翰·施莱辛格

制 片 罗伯特·埃文斯

西德尼·贝克尔曼

摄 影 康拉德·霍尔

剪 辑 吉姆·克拉克

美术设计 理查德·麦克唐纳

音 乐 米歇尔·斯莫尔

编 剧 威廉姆·高德曼

(根据小说改编)

正因这整本书显然与自我有关，我要是用自己的故事说事儿您也一定不会感到惊讶。我有一次写完一部小说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生活是物质的——一切都是物质的，你要做的就是活得够长，看看怎么利用它。我那会儿坚信这一点，现在也是。1973年，我在曼哈顿写就了《霹雳钻》中的牙医情节。三十五年前在伊利诺伊州的伊万斯顿镇，这一情节就已经开始生成。

就在那时，我第一次见到梅耶·科恩（并非他真名）。

一个英俊的男人，一位善良可爱的父亲，社区的顶梁柱，和蔼可亲——全是废话。我不管，我恨他。因为我当时才八岁，尽管这个年纪对于仇恨某人来说还太小，但事实就是这样。这吓到了我，伤害了我，令我尖叫，让我哭泣。

我得补充一下，科恩是个牙医。

这人不相信普鲁卡因^①。

我在逃离他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可以看见他穿着白大褂，单膝跪在我胸口上（真的），做着可怕的事情。（他跟

① 普鲁卡因，一种常用的局部麻醉药。

我妈解释说跪在我胸口上的原因是我的舌头非常顽固，得紧紧压着。）我们住在一个临近的小镇，我乞求再也不要回他那儿了，再也不装出患有疑难杂症的样子了。没用。最后，我家人找到一个离家近的家伙，科恩就被留在记忆之中了。

海勒姆·海顿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纽约是一位出色的编辑。他当然是我最愿意共事的人。当我开始着手我的第三本书《雨中士兵》时，我交好运了。我对父亲式的人物心存好感，我崇拜海勒姆，一直与他一起工作直到他编辑好《公主新娘》不久后去世。他曾是一位大学教授，后来做了出版，编辑《美国学者》，对标准畅销小说兴趣甚微。在我们共事的十五年间我唯一一本看上去可能，呃，畅销的小说就是《绝不善待女人》。海勒姆读毕，觉得还不错，说道：“比尔，我不知道该怎么编辑它。你为什么不拿给其他人看看，用个假名？”

我照着做了。那本书的作者变成了哈利·朗鲍，恰好是日舞小子的真名。（那时是1963年，显然他在我写剧本之前已经很了解《虎豹小霸王》的素材了。）我和海勒姆又一起工作了十年，似乎要永远在一起了。他去世时，我震惊而伤心，不清楚自己想写什么，但我知道有个我迷恋的素材世界是在他的指导下不允许尝试的。（我1974年之后的很多作品，以

《霹雳钻》为开端，都带上了海勒姆所不能接受的、公然的商业色彩。)

他去世后，我开始尝试惊悚小说。如果你对一种类型情有独钟（正如我喜欢惊悚题材还有间谍小说和冷寂的侦探小说），你就会无法挣脱自己的激情，希望有朝一日能与感动过你的那些作家同属一类。（我记得在《虎豹小霸王》为期两个月的筹备阶段，乔治·罗伊·希尔和我都希望它二十年后可以像《谢恩》和《火并者》一样成为公认的出色电影。）我的目标是格雷厄姆·格林^①。当然我知道自己达不到那个水平，然而却希望羽翼丰满，自由飞翔。

惊悚故事你得从恶人写起。（很明显，这不是一条规则，毫无规则可言，我是这么做的。我打赌如果我再写一部，仍将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从门格勒开始，在智商方面最令人惊讶的纳粹（医学博士加哲学博士）。我知道我得把他放在美国。但他为何而来呢？（门格勒，当我开始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应当正在南美或曾在南美生活。他或许低调，或许讲究排场——我选了后者。）

但这只是关于他那个时代的美妙想法之一。他为何傻得要冒险来美国呢？我有一天看报纸的时候，答案来了。一位

① 格雷厄姆·格林（1940—1991），英国作家，剧作家，文学家。代表作品：《布莱顿硬糖》《第三者》《文静的美国人》。

美国医生，我想，在克利夫兰正要进行一项当时算得上革命性的实验——心血管手术，世界各地的人纷纷前来。门格勒就混在那些穷人里面。

说到讲故事，我从一开始就拥有万无一失的才华，而这里只不过是另一个闪光的案例。门格勒将来到克利夫兰接受治疗。门格勒不得不来美国，理由完美如磐石般稳固。我又干了件意外而成功的事儿。

有一天我正在散步（我仅是散步或看芭蕾表演或坐着发呆的时候就会有許多想法了），那时，谢天谢地，现实“砰”的一声撞上我家大门。笨蛋，当他极度脆弱到需要做心血管手术时，他是怎样的一个恶人啊？讨厌鬼，恶人临死的时候你能得到什么样儿的惊悚故事啊？

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不是如此，但对我来说，当一个素材亟须处理时，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之窗中才能解除紧急状态。一旦它错过了，窗子关闭，素材会死去，永远。我从没试过间谍惊悚题材，因为缺乏基本的自信，能明显感到焦虑。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说的是有些纳粹高官通过把囚犯的金牙敲掉、熔化的方式敛财，或从囚犯的结肠里把珠宝挖出来。这完全符合我的设想。就用塞尔，这个名字就选自那位伟大的实践者——只是念出它就会让我感到变态。那么

他造访美国的原因就是：获取他的珠宝。（他唯一信任的人，他的老爸，在美国坐拥财富之人，在一开始死于一场车祸。）所以塞尔必须出现。

一个博士、一个魔鬼、一个纳粹，但我要的情况更糟，我需要更多。祝福你，梅耶·科恩，因为你这样一个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牙医，我得到了我的恶人。我也知道他得折磨某个人，因为我记得自小以来就感受到的压迫：无助地躺在椅子上，身体被膝盖压着，疼痛被忽视着。

英雄人物贝比（达斯汀·霍夫曼闪现脑际，奥利弗饰演牙医）出现了。我当时沉迷于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你亲近的人完全不是你所想的而是另一个人会怎么样？故事里贝比觉得他的哥哥（罗伊·沙伊德尔饰）是一个嗜钱如命的商人，但事实上他是个间谍。他和纳粹分子塞尔纠缠在一起。

一旦我有了上述想法，剩下的任务就是从本质出发混合搭配，找出惊喜，希望它们会奏效。（这一点你可能无法理解。不管怎样，我也不理解。剧本写作就是这样。每次可怕的东西就那么蹦出来了。我不希望是这样，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现在我有了折磨人的家伙，折磨人的方法，受害者，同时我在小说的开头设计了贝比牙痛。正把这些加进书里的时候，我去见了我的牙医，一个出色的牙周炎医师，一

个开心果。他从来不把患者弄疼，在收音机里放着巴赫，和我一样对餐厅情有独钟。他是一个天性善良、正派的人。

他问我在写什么。我告诉他故事的大概，并提到贝比有个蛀牙以及我要对他做些什么。

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乍现的表情。“噢，不，”他静静地、眼神迷离地说，“不，比尔，忘掉蛀牙吧。你要的是痛苦。你要的是真正难忘的痛苦。你要的是让你想死的痛苦。比尔，听我说——钻掉他健康的牙齿。”

这个可人儿继续说着，对我讲述痛苦的荣耀，如果一个人被钻掉健康而魁梧的牙齿却想保守秘密将是多么不可能。我当时害怕极了。这个我认识了二十年的可人儿现在就是小说里的化身博士。他滔滔不绝，告诉我那痛苦的程度将是无法超越的，人们宁愿去死。在椅子上被摧毁的记忆会阴魂不散……

他仍是我的牙医。但如今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会紧张。

既然我的恶人是世界上最坏的家伙，想出英雄人物就容易多了。如果世界上最坏的家伙遇上了世界上最难缠的家伙，那可就是史泰龙的领域了，我没法写。我不是说我很清高，总之——显然我可以写——谁都可以写。

因为谁都可以把东西写得很烂。

我是认真的，没错儿。我可以写出一部伊丽莎白式的悲剧——包括对仗在内的所有要素，就在这周。它将让人十分痛苦，以至于观众恳求离去。我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写我们关心之事，和我们的观众之间保持紧密的感情联系。祈祷吧。

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个纳粹牙医弄到美国来了。（如果我是英国人，他就应该去伦敦，但我住在纽约所以塞尔就来这儿了。）他也得有个有趣的对手。我写着好玩，也希望您读着好玩。

英雄得是这样的：完全清白。所以我写了贝比——尽可能地无瑕。哥伦比亚研究生，一名学者，疯狂、杰出、要强。但这样一个家伙能有什么机会和高手过招呢？

所以我给了他家庭关系：他心爱的哥哥，以杀人为生。

*

1973年的一整个儿夏天我都在写这部小说，在时髦的城市东北部的小空间里。没什么人见过我的办公室。有一天，乔治·希尔碰巧过来，环顾后说那地方真“堕落”。尽管我不太清楚这词儿的所有意思，但听上去挺符合那儿的混乱状态。

我在一块堕落的地方工作。

有一天快到晚上了（我的工作时间总是固定的，这对于我装作有个真正的工作很重要），我等电梯的时候，一位邻居出门走到旁边。她住隔壁，据说是个精神病医生，我们

讨厌彼此有一阵儿了。我们因为一次游泳事件（房子地下室有个游泳池）而开始看对方不顺眼，当时她觉得我无法无天地挡住了她的去路。

现在我们站在电梯门口。

接着她转向我。

瞪着我。

她说道：“我就想让你知道，我知道你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我惊讶至极。

因为那里什么也没发生。那儿从未发生过什么。仅仅是在我的小房间里又挨过了一天。电梯来了，我们在沉默中下了楼。我依然记得她对我的轻视。

我回到家，告诉我那时的妻子。我们瞬间达成共识，那女人疯了。

那个夏末，我们在马萨诸塞州租了一间房，那是一个有一个阴暗池塘的噩梦之地。户主是一个建筑师或建筑工人，他肯定很痛恨小孩，所以才建了他那所没有护栏的噩梦宫殿。下楼吃早餐简直是冒险，但我们活了下来。有天我蹑手蹑脚地带着我的孩子们去吃午饭，珍妮和苏珊娜，一个十岁，一个七岁。

她们不停地咯咯笑着。

我问为什么，最后她们才止住笑问我这个问题：“你知道你边写边念叨吗？”我那时在润色《鹭与鹰》，我说我在写东西的时候绝不念出来。她们说我念了。我却老成地回答说没有。有。没有。有。然后，在胜利中，她们又重新开始聊起早上的一些对话。（在那之前我不知道我边写边念叨。）

但在那时我想到的，只有那个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的女人。因为，您要知道，她就在薄薄墙壁的另一边。

我那天正在写牙医的场景。

它安全吗？

嗯？

它安全吗？

什么？

它安全吗？

什么安全吗？

它安全吗？

它安全吗？

它安全吗？

接着，塞尔说道：“你似乎是个聪明的年轻人，能分得

清光明和黑暗，酷热和冰冷。当然，比起我的折磨你肯定更青睐其他任何东西，所以我问你，在回答前请你三思——它安全吗？”

接着，贝比尖叫着，头顶被压低……

我终于意识到她为何那么恶狠狠地看着我了。

*

我们对于奥利弗饰演塞尔一角备感不安。当导演约翰·施莱辛格去见他的时候，他又出现了健康问题，脸部一侧几乎无法动弹。如果他能演的话角色就是他的了，可谁知道？有一天我同施莱辛格正在伦敦工作，电话响了，是理查德·威德马克打来的，问我们他能否试读一下该角色的台词。（威德马克在电影《死亡之吻》中的初次登场令人难忘，他扮演一个叫汤米·伍都的疯子，把一个跛脚女人从台阶上推了下去。在今天大银幕上血流成河的暴力时代，那很可能是个喜剧情节。但是话说回来，没人看过之后能忘得掉。）

威德马克来到施莱辛格家里。他是一个高大、富有教养、完美的绅士，已经记住了角色的大部分台词。当他用轻微的德国口音读着牙医情节时，特别耸人听闻。后来我们一起打车回访了他下榻的酒店，聊到了他的女婿桑迪·科法克斯。

那天下午之前我从未见过他，在那之后也再没见过他。但其他所有前来试镜的人，都无法与之媲美。

*

由小说改编为剧本的过程中，唯一两个比较容易处理的片段是临近结尾时塞尔在钻石交易区终于被犹太人认出的场景和牙医的场景。我在《在银幕生意中冒险》里写到了与霍夫曼和奥利弗一起排演的故事，这可是真实的事件。我们雇了一位牙医去现场辅导奥利弗，我们所有人围坐在大桌子旁进行第一次剧本朗读。这可是我的重要时刻，在座的可都是电影界的精英：一位奥斯卡获奖导演——施莱辛格，霍夫曼、沙伊德勒与比尔·德韦恩等优秀演员，当然包括奥利弗，我的英雄之一，还有威利·梅斯、桑迪·科法克斯与欧文·肖。

我，我总是在这样的时刻感到劳累和恐惧。

我已经写完了小说的一些草稿和电影的若干版本，我被鞭策着，希望自己到最后能圆满完工。我已经没有其他东西来供给该项目了，这就是发生在一个编剧身上的事，至少是我。你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常常在脑子里或纸上思考着，你开始变得昏沉沉、傻乎乎、精疲力尽。我希望阅读可以起作用，那样我就可以把手头的工作放在一边，开始重建我的大脑。

阅读不只起了作用，而且进行得相当顺利。结束后有一阵停顿。珍贵的停顿，空气中充盈着满意之感——。

接着，从某种愚蠢的沮丧气氛中，这位牙医发话了。“我不了解你的其他情况，但坦白地说，我对这个剧本有很多疑问……”

噩梦。

要是你也写剧本，你就永远不知道敌人是谁。有些人就是要诅咒你，那是个不争的事实。我知道霍夫曼是敌人——他觉得他对于那个角色太年轻了，他当然是对的。我知道施莱辛格可能是个敌人——他和其他所有擅长此道的人只负责整个工作的商业部分，唯恐他们的事业陷入危机。但是这两个人当时很开心。我自由了，所以放松了，枯竭了，直到那个牙医变成了布鲁克斯·阿克金森。

我对着他吼道：“你在这儿管好牙就行了，离该死的剧本远点儿。”他不知道作家能有多疯狂。事实真的是这样：如果我有一支枪，我想我会带着它跑路，因为这家伙死了。

我并没有参与拍摄和后期制作。电影首映时我不在美国而在荷兰忙着写《遥远的桥》。但在回国后第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去了时代广场的一家大型的剧院，坐在剧场右后方——那是我看电影时青睐的位置，容易逃走。

灯光熄灭，电影开始。有些事情立马清晰起来：你不能

总让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出演类型电影。霍夫曼太棒了，其他人也一样，我想娶希尔·劳伦斯为妻。我挺放松，坐在黑暗中举着爆米花。这绝对是一部相当不错的电影。我挺喜欢它。

可是到了一半多的时候，我了解到一件糟糕的事情：观众讨厌它。走廊挤满了离去的人群。我惊呆了。“等等，”我想向他们大喊，“它没那么糟。好戏来了。请不要走。”

（这是一个编剧最深的恐惧——你写得太烂了，他们讨厌你的作品，他们甚至连一个小时也待不下去了。）

“求求你们……，”我几乎要当着他们的面哭出来了，“我为你们准备了惊喜。”

没什么能阻止他们。

我瘫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以前从未这么严重地偏离靶心。这会儿走廊空了，牙医场景即将上演。

嗯。

我被它深深吸引了。我为施莱辛格的处理方法感到高兴：所有的一切都很委婉，没有血流成河的时候，只有充满恐惧的眼与脸的镜头。

非常棒。如果观众留在这儿，他们一定会喜欢它的。

事实上，他们留下来了。他们并不讨厌电影，只是他们听说了牙医场景，决定不冒险一试，去买爆米花了。牙医场